

长篇小说

中国 China, take off 起飞

张栩◎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国, China, take off 起飞

张栩◎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 起飞 / 张栩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55-1431-4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民用飞机—航空工业—概况—中国 IV. ①F42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3662号

中国, 起飞

作 者 张 栩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44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431-4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8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目录 ——
c o n t e n t s

登机 <i>Boarding</i>	// 001
推出 <i>Release</i>	// 031
滑行 <i>Taxiing</i>	// 084
起飞 <i>Takeoff</i>	// 164
巡航 <i>Cruising</i>	// 226
降落 <i>Landing</i>	// 307

登机 Boarding |

沧海桑田，一向被用来形容世事变迁之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自然能够将沧海与桑田相互转变。而若在自然伟力之上再增添一些人工之力，沧海不仅可以变为桑田，还能在桑田之上平地起高楼，造出一座城来。

上海便是这样一座城。

当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刚签订的时候，这里还只是长江入海口广阔冲积平原中不起眼的一角，远离北京的皇恩浩荡，在不远处富庶江南的繁华掩映之下，黯淡无光。但作为“五口通商”里的一员，它的命运很快将彻底改变。在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身躯之下，压抑了太多的自由通商与贸易的机遇。而环伺四周的列强们，在19世纪中叶尚未疯狂掠夺土地，他们更多是对广大的中国市场垂涎欲滴，觊觎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贸易来赚取巨额真金白银。

如果贸易是恶，那金钱就是万恶之源。

区区五个正规通道，显然无法承受整个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与贸易的庞大欲望，它被抑制了数百年，一朝释放，无比膨胀，仿佛营养过剩的催

长剂，无时无刻不喂养着这几个仅有的口岸。

上海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便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流民、商人和亡命徒，围绕着市中心的租界，一个个小型社会潜滋暗长，人口迅速增加。曾经的宁静从容一去不复返，码头的喧嚣、汽笛的低吟和发动机的轰鸣充斥在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富人、穷人、上等人、下等人，全部集中在这里，阶层差距虽然明显，但整个上海的财富在迅猛增加。

如果温饱是善，那金钱又是首善之根。

太平天国覆灭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到了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远东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十里洋场，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外表之下，贫困潦倒更是如双生花般生长起来，洋人、买办和上流人士都集中在所谓的“上只角”，而工业林立的东北区域，成为“下只角”。穷人们拥挤在“下只角”狭窄的弄堂里，共享着少得可怜的公共空间和隐私，他们被黏在这个城市中阴暗的一角，幻想着可以有朝一日变为上等人，到从地理距离上来看其实并不遥远的“上只角”去生活。

大场镇就其地理位置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下只角”的，但是，相比它周边一无所有的穷邻居们，它不但现状稍好，祖上也“曾经阔过”。早在清初，这里就是布匹的交易集散中心，到了现在，更是各色粮食的市场，提供上好的大米、食油，尤以酱油闻名遐迩。

镇中心的“万寿酱园”，便是最著名的酱油品牌。根据当地人的描述，他们家的酱油有独特的“祖传秘方”，浓而不咸，味道鲜醇，还经得起久放。酱油之于“浓油赤酱”的上海菜，就如辣椒之于湖南菜，必不可少，是实打实的刚需。再穷的人，即便无法荤素搭配，酱油泡饭还是可以果腹的。

因此，万寿酱园的老板尹祖辉虽然年轻，在大场已经算是个名人。但是，每当有人将他奉承为如同“上只角”那边的上流人士时，他总是万分嫌恶：“不要拿我跟那帮买办们相提并论，要不是那帮人搞进来洋布，我们大场祖上的布匹生意现在岂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他的祖父尹成璋曾经经营着大场最大的布匹商行。正在他的生意如

日中天时，一次去西边拜访嘉兴的大主顾，路过青浦，不巧碰上太平军的李秀成部正在与洋枪队进行遭遇战，两边杀红了眼，尹成璋避之不及，竟然被一颗子弹给撂倒了，经过紧急抢救，再回到大场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他在临死之前，嘱咐他的老婆把家里的酱油秘方发扬光大，“要做就做人人都离不开的，而且做自己的东西，潜心钻研，做出名堂，让别人都往我们这儿凑。”

他的老婆倒也争气，不但把三个儿子拉扯大，还真花了不到几年就把这酱油生意给做了起来，以酱油为核心，还兼做其他粮油产品。后来兄弟分家，尹祖辉的父亲尹甲松得到了万寿酱园，并且把酱油和粮食生意发扬光大。

正如尹成璋所希望的，生意都主动找上门来，尹甲松基本就在大场待着，极少出差。但他可能也因此缺乏运动，身体欠佳，在尹祖辉刚成家，还没看见孙子的时候，竟因肺癆撒手人寰。尹甲松只有一个独子，尹祖辉毫无悬念地将万寿酱园继承下来。

在继承父业之前，尹祖辉跟着当时的社会大潮，赴东西洋游学。与同龄人纷纷去西欧和日本不同，他偏偏选择了美国，在西海岸遇见了一帮从广东过去的年轻人。在洋务运动思潮下，中国人去这些国家都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想学点儿坚船利炮的技术回来，报国强军。

但这帮广东人玩得更过火，居然直接打着上天的主意，在美国人莱特兄弟造出人类的第一架飞机之后没几年，他们也弄出来一架，而且居然比莱特兄弟的飞机飞得更高。

这架飞机在美国西海岸的奥克兰（Oakland）试飞的时候，尹祖辉就在现场，作为一个酱油老板，他有幸见证了当时世界科技发展最前沿的一刻。那架简陋的飞机带着颤抖的声音，拖着黑烟，在天上转了几圈，然后平稳落地，飞机上的人面不改色地下来，生龙活虎。

尹祖辉被深深地震撼到了，他突然有些冲动，“把万寿酱园卖掉，去造飞机吧！”但当试飞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庆祝吃饭时，这个念头就打消了，因为尹祖辉无比怀念家乡的酱油，西餐他实在吃不习惯。

不久之后，他与这帮广东朋友依依惜别，并邀请他们一定去上海的家里坐坐，尝尝万寿酱油的美味。

尹祖辉回到上海之后的几年，一切都在剧变，近的，父亲病逝，留给他一摊家业；远的，清朝皇帝退位，倒出一地鸡毛。偶尔看看新闻，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快，“中华民国”虽然宣布成立，但各路军阀都没有歇一口气的意思，都觉得皇帝没了，凭什么自己不能去当老大。但不管哪路军阀，都还是怕洋人的，因此上海受到的冲击反而不大，万寿酱园的生意依然红火，尹祖辉的日子也是逍遥中带着平淡，仿佛那几年温和的夏天。

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来自广州的电报——冯如坠亡。

二

尹祖辉记得刚认识冯如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始终梳着油光可鉴的三七分头型、其貌不扬、身材瘦小、口音奇怪的广东人。除去与他的广东同乡们都剪掉了辫子这一“逆反”行为之外，只有在谈及飞机制造话题和亲自操作他制造的飞机时，冯如才显得与众不同。

在美国，尹祖辉没少与冯如以及他的朋友们聚会，每次聊到飞机时，冯如都两眼放光，深深相信中国必须在这个最新的行业奋起直追，才能逆转在传统行业里的弱势。“美国人1903年才造出来，我们没过两年也造出来了，几乎是同步的，这么好的机遇一定要抓住！我们被列强欺负得很惨，飞机可以帮助我们扬眉吐气！”

冯如还十分敏锐地发现，想造飞机光靠朝廷拨款是不成的，必须要说服像尹祖辉这样的富人出钱，发动民间力量一起推动。他认为，飞机不是光造出来能飞就行的，还要培养飞行员，建设起降的场地和维修保养的工厂，如果要跟列强们打仗，更需要钱的支持。而清政府在“庚子赔款”后，已经国库空虚，即便愿意支持飞机这个新鲜玩意儿，也有心无力，所以只能依靠民间的力量。于是，他经常恳切地让尹祖辉回国之后多多发动

上海的有钱人支持飞机事业，共纾国难。

如果说一开始尹祖辉对此还不以为然，那么在奥克兰的试飞之后，他就彻底成了冯如的拥趸，对他愈发关切起来。当尹祖辉回国之时，两人已经成为莫逆之交。一回到上海，回家尝了口久违的家乡菜和酱油之后，尹祖辉便奋笔疾书，给冯如写了一封信报平安。

两人的交流通讯一直持续到冯如回国，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队伍。据说是孙中山先生亲自“三顾茅庐”，将他请去负责革命军的空军事务。

此后，尹祖辉再也没有收到冯如的音讯，直到收到这封电报，他得知好友在一次试驾时飞机意外坠毁，没能活着出来。尹祖辉之后整整一年都在悲伤中度过。

尹祖辉从小无忧无虑，家境殷实，有社会地位，在大场属于名门望族，平日接待的人无论是周边的穷人，还是那些从“上只角”慕名而来的上等人，大多循规蹈矩，没有什么出格的思想。那些在市里宣传新思想的学生、文人和革命党人，最远也就聚集在虹口的北四川路，是不屑于到这偏僻的酱油店来的。

然而，在美国那一段游学经历让尹祖辉见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群人，尤其是冯如，有着无穷多的新鲜想法，他依靠惊人的天赋、持续的努力和不懈的坚持，将这些想法一一实现。每次冯如写来的书信，尹祖辉都会读上好几遍，不忍释卷。

现在，冯如居然在三十岁不到的时候就离开了，尹祖辉怎能不心生无限惆怅和悲伤。

悲伤的思绪终于在儿子降生时得到了缓解，从尹祖辉的祖父以降，尹家已经连续四代都生了儿子，而他本人也是独子。

尹祖辉将儿子取名为尹飞扬，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死去的好友冯如，另一方面尹家的家谱也恰好到了飞字辈。“我们家卖了几辈子酱油了，让飞扬尝试些新鲜的玩意儿吧。”在对妻子说了这番话后，他决心让儿子去当飞行员。

尹飞扬还真没给他爸丢脸，从小就体壮如牛，他爷爷若泉下有知，定

当十分欣慰。

在小飞扬一天天茁壮成长的时候，整个中国都没有闲着，张勋的辫子军跑去紫禁城过了把瘾；一帮学生开始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始合作；蒋介石崭露头角；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原大战……这一系列事情折腾下来，整个国家就像煎锅上的煎饼，被翻了好几个面。

如果只是自己折腾也就罢了，东边的日本经过几十年的野心膨胀，再次盯上了这整块煎饼，很快咬下东北一大片土地。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尹祖辉皱了皱眉，过去的二十年，他感觉一天不如一天，虽然生意照做，兴隆依旧，但四面八方传来的没有什么好消息，显然，接下来情况只会更糟。这些年，他勤勤恳恳地经营着万寿酱园，照顾家人，为尹飞扬谋得了当飞行员的机会。他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尹飞扬去空军锻炼锻炼，以后回来开民用飞机。而依据现在的形势，如果日本真的全面进攻中国，空军是一定要出战的。

尹祖辉深深地为自己的家庭和这个国家的前景担心，这种担心是藏于他内心的，不轻易为外人所知，却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他的心，情抑于中而难以排解。与他父亲尹甲松一样，他只得了尹飞扬一个宝贝儿子，要不要让这根独苗继续在空军服役？夫妻俩万分纠结。

最终，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询问儿子自己的意见。

此时的尹飞扬已经成长为一个仪表堂堂的七尺男儿，身材匀称健壮，贴身的军装根本包裹不住他由内而外散发的英武之气。尹飞扬十分有主见，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继续服役，“父亲，你常拿冯如叔叔的例子教导我，现在国家有难，岂能退缩？”

尹祖辉含泪答应，却仍不甘心，与妻子商量了一个万全之计，在大场找了户刘家的女儿提亲。尹家上门提亲，谁不觉得荣幸万分？刘家虽然家业不大，却也是个书香门第，温饱有余，女儿也因此受到了良好教育，模样俊俏，举止大方，一看就是个识大体、可以托付的姑娘。

尹飞扬一见刘家姑娘，便十分欢喜，两人正值青春壮年，很快打得火热。双方家长也十分满意，便算了个良辰吉日，准备两个月后把喜事速速

办了，好繁衍生息。没想到，尹飞扬与刘家姑娘连两个月都等不了，激情难耐，办喜事之前，姑娘便已珠胎暗结。

这正中尹祖辉的下怀，他可不想步父亲的后尘，万一儿子有个三长两短，为国捐躯，好歹留下个后代，自己也能看到。

婚后不久，尹飞扬的媳妇便诞下一子，见又是一个男孩，尹祖辉激动万分，亲自为其取名尹善治，希望他能够有一些治国才能，不像自己一样被时局左右却无能为力。

尹善治降生后的几个月，是尹祖辉二十年来最开心的日子，家里的人终于看到老爷紧锁的眉头展开了。

然而，尹祖辉的眉头并没有展开多久。随着日本在中国北方步步紧逼，在万寿酱园的大堂里，也常常聚集着各路人士，大家聊着时局，通过徒劳的猜测缓解心中的焦虑。

到了1936年年底，这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尹祖辉在书房里喝着热茶，看到了最新的报纸——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软禁，实施兵谏。“太糊涂了！外患当前，这么紧要的关头，怎么能这样！”他无比愤慨。

正在尹祖辉余慨未消之际，管家又送来一封信，他疑惑地拆开，顿时如坠深渊。

这是尹飞扬的来信，大意是战况紧急，上海有危险，他已经与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强烈要求尹祖辉带着家人尽早离开上海，往西南方向迁移。

儿子一定是偷偷写的这封信，可是，这片土地，大场，上海，是祖辈居住的地方，岂可轻易迁走！自从清末以来，多少次变故都没能动了尹家的根基，这一次，真的留不住了吗？

尹祖辉越想越气，突然觉得胸前一闷，呼吸困难，然后双腿一软，扑通倒了下去。在他最终躺倒在地毯上之前，透过窗户，他看到天空中一架飞机飞过，急促而紧张。他比他父亲还要早逝，却有幸看到了孙子。

刘家姑娘此时体现出了卓越的危机处理能力，在整个尹家都陷入主心骨逝世的悲恸和混乱当中时，她迅速将自己从这种无用的情绪中摆脱出

来，建议婆婆召开家庭会议，尽快做出一个决定，同时她也告知娘家，做好一起逃难的准备。

然而，大有大的难处，在这里扎根了上百年的尹家，已经形成了习惯，就如酱油一样，一旦变成那种独特的颜色，就很难再回到最初的状态。

僵持了大半年，无论是尹家还是刘家，几乎没有人愿意走，虽然战事告急，日军已经在北平的卢沟桥生事，但大家都不相信这次日本人会比过去一百年的各路列强更坏。

刘家姑娘无奈，含着泪偷偷把尹善治抱出来，与父母不舍惜别之后，带上少量盘缠，孤儿寡母去投奔刘家在绍兴的远房亲戚。

不久后，上海遭受了它开埠一百年来最大的浩劫，日军在吴淞口登陆，整个大场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主要阵地，几乎被炮弹夷为平地，这个活跃了几百年的小型商业与人情社会，一瞬间成了焦土。

地面上如此，天空中的情况也一样惨烈，当尹飞扬驾驶的战机被击落坠入长江口时，他还不知道，父亲已经先他而去。

此后，整个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日月无光。

最终，中国还是挺了过来，上海也挺了过来，经历灾难磨砺后的民族越发强大，经过战火洗礼后的城市更加伟大。

又经历四年的争斗，到1949年，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局面终于降临在中国大地，所有人都在庆幸：“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三

二十年后的一天早上，刘善治骑着自行车来到十厂，径直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透过窗户，他看到不远的操场上走过一队步伐整齐而僵硬的年轻人，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红袖章，喊着他听不真切的口号。他心中一紧，立刻把头缩回来，生怕被发现。

他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贴身的衣服口袋，里面是一枚旧旧的勋章，据他的母亲说，这是他父亲的烈士奖章。但是，在他的脑海中，这个男人的脸却模糊得完全无法分辨。

自从四岁跟随母亲去绍兴的亲戚家避乱之后，刘善治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很久以后才知晓父亲早已在淞沪会战中牺牲。他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坚忍的女性，也十分重视教育，创造一切条件让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习，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托人给他找到了去苏联留学的机会，攻读飞机设计专业。

在刘善治刚懂事的时候，母亲就一直非常骄傲地向他讲述父亲是一个多么棒的男人。但是，从他赴苏联深造之前开始，母亲就停止了一切这样的话题，不但将他的姓从尹改成刘，还多次嘱咐他不要跟任何人说父亲的光荣事迹，甚至不要提任何有关父亲的事情。“如果有人问，就说父亲很早就死了，你什么都不知道，要问就让他们问我。”母亲如是说。他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但十分听从地照做了。

从苏联回国后，刘善治直接去了位于大场的十厂。当他上班之前回绍兴告知母亲这一喜讯时，母亲的脸色却十分难看，欲言又止。临别前的晚上，母亲十分郑重而详细地告知他的身世，他才第一次得知自己本来的这个“尹”姓有着这样值得骄傲的过去。

“爷爷的愿望看来实现了，我们家成功从做酱油的转型为造飞机的。”他本来想开个玩笑，却没想到让母亲更加担忧。

“记住，善治，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候，永远都不要把今晚我跟你说的这些事与别人分享，甚至你今后的妻子也不行。我当年带着你从大场逃出来，是为了生存，这次你再回到大场去，看来是老天的安排，但我希望你是去重生的，而不是毁灭。”母亲十分严肃地说道。

“可是，为什么呢？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人啊，难道值得羞耻吗？”

“不是值得羞耻，而是不值与外人道也，你会慢慢明白的。到了厂里之后，要谨慎，少说话，多观察，小心驶得万年船。”

刘善治进入十厂之后，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干，很快获得了领导的赏识，成为技术骨干，然后一步步在技术岗位上被提拔。当他即将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之前，他碰到了一件事，这件事让他彻底明白了母亲的苦心。

一天下午，完成一天工作，正准备回家的刘善治被一个穿着制服、戴着红袖章的陌生人挡在了办公室门口，旁边站着丁副厂长。“你就是刘善治同志吧？我是组织上派来的特派员，想了解了解你的一些情况。”话音刚落，这个人就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姿态请刘善治往他所指向的方向走去。

错愕当中，刘善治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和丁副厂长走到一间屋子里，整个过程丁副厂长都一言不发。屋子里已经坐着另外两个人，三人面对刘善治坐好，示意他也坐下。

“这是干什么？答辩？审问？”刘善治心里嘀咕。

整整一个下午，三个人轮番问话，全部围绕着刘善治的家境与身世背景。他们提及接到举报，说刘善治有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的背景，这两条不但可以让刘善治永远无法获得总设计师的职位，甚至够得上把他发配到偏远地区劳动改造。

刘善治将母亲的教诲完全铭记于心，对于这些指控全部否认，只说自己完全不清楚身世如何，母亲也是个普通妇女，自己从苏联学成归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社会主义航空工业添砖加瓦。

见完全无懈可击，三个人也无可奈何，让丁副厂长将刘善治带离房间，并且表示他们会继续调查。

三人离开那间房一段距离后，面对刘善治疑惑的眼神，丁副厂长才开腔：“善治同志啊，你是我们厂的技术骨干，我和王厂长都不希望你出事。那三位领导在接到举报后，已经跟你母亲讯问过了，然后才来找你。你放心，清者自清。”

“什么？我母亲来过了？”刘善治十分激动，“她现在在哪儿？”

“她早就走了，一刻都不想多留，说是老家还有事情。”

“我要去追她！”

“不行，你现在还在组织调查当中，不能离开半步。”

刘善治内心百感交集，他完全明白了母亲为何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埋葬了她过去的一切，除了自己之外。他无比佩服母亲，也万分后怕，还好自己没有在过去的任何一刻将自己的身世泄露出去。

之后，又经历了整整三年的审查，刘善治终于以无可争议的技术与能力获得了十厂总设计师的职位，尽管他的家世依然不清楚。所以，他依然一方面将父亲的勋章随身携带，用以激励自己，另一方面继续时刻保持小心谨慎。

四

当刘善治成为总设计师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结婚十年，妻子就是厂里的同事，两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刘括，女儿叫刘恬。他不知道，厂里分配给他们的那间小平房，就在祖上万寿酱园的店址之上，命运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将他和他的祖辈们再一次联系到了一起。

他和妻子的工作一直都很忙，由于母亲拒绝过来，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在外公外婆的照顾下长大，对奶奶几乎没有印象。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光明正大地姓尹，以及跟奶奶好好团聚，是刘善治心底的两个秘密愿望。

而他这个时候可以放在阳光下的愿望，是亲手设计一款飞机。

在十厂成立的近二十年中，还从未完整设计和制造过一款飞机，此前的业务大多数是飞机维修和改装，服务对象也都是空军和海军，民用的业务少之又少。对此，刘善治一直十分遗憾，由于父亲在战场上牺牲，他对军用飞机有一种莫名的厌恶，他坚信飞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会更加广泛。更何況，作为总设计师，如果不能主导一款飞机的设计，多少有些名不副实。

这个机会很快便来了。

在1970年的一次厂领导办公会上，王厂长异常严肃地宣布了一个重要

任务，这是一个全新的民用飞机项目，目标是生产制造出中国自己的民用飞机，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民10项目，是党和领导批准上马的项目，这个重担交给了我们十厂，我们无比光荣，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让它飞起来！”王厂长慷慨激昂地说。

刘善治也同样热血沸腾，他终于找到了可以称之为“事业”的工作，让自己暂时从家世所带来的各种困扰与烦忧里抽出来，专注在业务之上。

“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见鬼去吧，民10会告诉他们我的价值！”

从那时起，刘善治办公室的灯经常亮至深夜。在他看来，一款新飞机的设计，最初的顶层指标设计是最重要的，如果顶层指标不能设计得科学合理，再基于它们产生下层各分系统的指标时，势必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对飞机的整体安全性是巨大的潜在风险。就如盖房子一样，上梁不正下梁歪。而确保顶层指标设计合理，恰好是他作为总设计师的责任。

项目开始的头几年，那真是辛苦，因为厂里完全没有积累，苏联人又不再帮忙，刘善治只能带着一帮技术攻关人员靠自己的脑袋和大把的加班时间去弥补经验的不足。“虽然得到这个任务很光荣，但步子未免有些迈得太大吧……”他自己时不时在脑海中蹦出这样的想法。他的团队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但大家没有人敢说出来，都心照不宣地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充分挖潜。

一天晚上，刘善治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无力感，便敲开了王厂长家大门。他们住的都是厂里分的房子，就在同一栋楼。

见到刘善治上门，王厂长也并不吃惊，热情地将他请进屋子，吩咐妻子沏茶，然后问道：“小刘同志，找我什么事？”

“厂长，肯定是民10项目的事啊！这两年我们殚精竭虑，也没能有实质性突破，我心急火燎！”刘善治忙不迭地说道。

在项目初期，他内心充满了热情，真正将“把厂里当家”从一句口号变成了现实。那段时间，他跟妻子都没见过几面，导致妻子不得不定好规

矩，每月的哪几天必须准时下班回家吃饭。而由于陪伴太少，刘括与刘恬也对他有所疏远。

对于这一切，他起初都不太在意，但随着时间推移，项目却似乎毫无进展，他开始担心好几件事情：一是家庭矛盾最终爆发，妻子真要跟自己离婚，带着儿子女儿单过；二是项目进展令他自己十分不满意，但他不知道领导们的想法；他最担心的，则是因为这两点有可能再次牵连自己的身世问题，这个问题就像一颗地雷，浅浅地埋在地下，不知道何时被触发，即便在民10项目开展之后，他还被找去谈过一次话。

为了掩饰内心的忐忑，他不得不一开始就大倒苦水。

王厂长倒是不慌不忙，“不要急嘛，你们的努力和辛苦大家都看到了，进展嘛，目前领导们也没有询问，想必是还算满意吧。毕竟是咱们厂第一次设计崭新的飞机机型，缺乏经验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担心完不成国家托付的光荣使命啊！”

“目前领导们对民10项目都十分支持，你不要胡乱猜测。”

经过这些简短的对话之后，刘善治心中的石头总算是暂时落了地，“看来不会因为项目进展牵连出身世问题了。”

王厂长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此时主动问道：“小刘，听说你的祖上是万寿酱园的老板？”

刘善治听到这四个字，立刻像被闪电击中了一般，他顿时觉得刚才石头所落到的地面开始地震、崩塌。王厂长这次并没有称呼他为“同志”，让他马上想到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王厂长已经知悉自己的家庭背景；还有一种，有可能是王厂长虽然知道此事，却不愿点破，而是亲昵地称呼自己为“小刘”，来暗示他不必担心。

短短的一秒钟，刘善治的大脑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斟酌、推测和判断。但他毕竟已经被审问过多次，还是很快镇定了下来。

“厂长也相信那个传言吗？”他小心翼翼地反问。

“哈哈，哈哈！”王厂长也未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大笑了两声。刘善治反而有些坐立不安，不知道这笑声中隐藏着什么。